

東南行

楊
剛
著



東南行

楊 剛 著

文苑出版社

日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第一萬冊。(明出)

初版發行額

五〇〇〇

本書係由本館委託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。本書內容豐富，文字清晰，印刷精美，為本館所罕見。本書之出版，對於我國文學史之研究，實有極大之貢獻。本書之出版，實為我國文學史研究之一大幸事。本書之出版，實為我國文學史研究之一大幸事。

東南

本書係由本館委託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。本書內容豐富，文字清晰，印刷精美，為本館所罕見。本書之出版，對於我國文學史之研究，實有極大之貢獻。本書之出版，實為我國文學史研究之一大幸事。本書之出版，實為我國文學史研究之一大幸事。

著者 楊

剛

發行人 陸 淨

發行所 文苑出版社

桂林

桂西路棠梓巷二二號
郵政信箱二八七號

序

徐鑄成

三十一年中民大公曆

當浙贛戰事正由最高潮低落的時候，楊剛先生剛趕到前線，她目擊敵軍殘酷的血印，和戰後前線的一片淒涼景象。她這十幾篇戰地通信，可說完全是以熱淚和悲憤交織成的。

在這次浙贛戰事中，我們看到敵寇罪行的新紀錄：同時，在我們自己，也顯露了不少弱點；這些弱點，是完成最後勝利前所必待克服的。

威爾基觀察蘇聯前線後，說他從此明瞭「全民戰爭」的真意義。這話很值得我們回味。我們是世界反侵略戰的先鋒，我們的抗戰，是民族抗戰。但抗戰五年餘來的事實，證明我們還沒有達到「全民抗戰」的地步；我們的民衆，對抗戰有了解，有信心，但顯然還沒有積極的參加。

近年來，大家一致歎惜。我們的政治趕不上軍事。但這中間究竟有多少距離呢？而這一段距離，又如何限制着勝利的進程？這些問題，在楊剛先生的通信中，有了一部分答案，時至今日，我們不必也不能再諱疾忌醫，而要努力診察病源，對症下藥。這一貼藥，必定要能够起沉疴而完成九仞一簣之功。

這幾篇通信，在「大公報」上陸續發表曾引起讀者廣泛的注意。我因為職務的關係，得到最先閱讀的機會。現在楊剛先生應各方的要求，把它彙集刊行。要我寫幾句話。我義不容辭，便寫了上面這一點感想。

三十一年中月大公報

翁文灝

目錄

前言.....(一)

序.....(二)

一 萬木無聲待雨來.....(三)

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.....(八)

三 大戰荷鋤圩.....(一三)

四 姚顯微之死.....(一九)

五 請看敵人的「新秩序」.....(二六)

六 漂泊東南天地間.....(四四)

七 浙贛戰役中的敵情.....	(五二)
八 福州付.....	(七七)
九 從閩北到閩南.....	(八七)
十 贛南一重天.....	(一〇二)
三 辛苦了！台灣弟兄們.....	(一五)
二 旅行的災難.....	(二三)
附錄：中農在江西的厄運.....	(一三)
陳訴.....	(一五)

目 錄

這是中國的道路，修築起來又被粉碎，粉碎了又再被修築起來，爲了要得到那最平安最，寬

大，適合於永久的福祉的道路。正爲此，這條道路和其他的千百條一樣，是在被破壞的熬煉之中。

。……

殘破的道路上，散流着殘破的行人，都是由東向西的，十一二歲的孩子，少年和中年女人，

挂拐杖的小脚老太太，羅筐擔着的和抱着的小孩子，單輪車上細着的孩子，挑行李的，背着的，

穿草鞋的，布鞋的，橡膠鞋的，打赤脚的。男男女女把褲腳捲上大腿，把旗衫系在腰間，在樹邊

，水塘和泥 中間疲敝地走着。看見我們的轎子由西往東，詭異的望着我們。

「到吉安去麼？」在茶棚裏坐下來，東西南北的人們都不分親疎了。

「是呀。」

——東面歸。

「去不得呀，吉安人都走完了呀。」

「日本兵到了那裏呢？」

「那裏曉得！說是樟樹，新淦都丟了，路都破完了，再遲走也走不了了呀。」

「你們是到那裏去呢？」

臨川，有撤退模樣，謠傳甚至說上饒也被我軍克復了。……

眼看著吉安活了起來，第一天在街上走，只有街角有幾個人，有些極小的鋪子半掩着門，賣斗笠和竹編小籃之類，路上偶而碰見一個牧師，見到一個可以談話的人，談話第一句就是吉安是在打柵子，隨着就問路徑，問道路破壞的情形，問家眷人物走了沒有。第二天，報紙出來了，市民漸漸擠在壁報板面前，街上小孩子抱着紙張飛跑，嚷着好消息號外。第三天以降，最繁華也曾經是最死寂的永叔路上，從下午三四點鐘起，已經有擠滿人的樣子，大商店也有大半扇門打開了。在門口張望時，已不致於被板着面孔的人們趕走，冷冷的說一句：沒有貨！近二三天來，吉安幾乎全都呈現了牠自己，茶館裏坐滿了人，商店的櫥窗裏滿是貨，比桂林分外富於都市氣味，也似乎比桂林的存貨更多。一家闊大糖果店全付玻璃磚門面，兩面光是罐頭水果有幾十種，咖啡、啤酒、可可、樣樣俱全。在此前後對照之下，唯有無言！唯願抗戰的勝利將不只帶來坐在茶館裏成半天嗑瓜子的人，和晶瑩耀眼的糖果服裝商店。我們窮勞苦兄弟們應當有適當的娛樂，而不是在破茶館裏，一隻腿蹬在凳上捱擱一天半天。

並且在目前說。吉安也還是次於戰場的前方哩。兩三天之內，敵軍集結，負責記者，對於寸寸土地的關心。承當地軍政長官的指示，同業朋友們，特別是中央社戰地特派員胡雨霖君處處幫忙，對於撫、贛兩河中間這些地帶上，以三江口爲敵人後路而分途發展的戰局，稍得眉目，因以轉告國人，而求其注意。人還不過，在後方，敵軍十分肅清，對於敵人，不用不將敵軍圍攻。五月中，納粹的春季攻勢，海敗了，印度大陸蛇象奔走，一時難以下脚。敵人乃抽空發動了浙東戰爭，用意主要在於掃除我沿海可能的飛機根據地。其餘如截斷我物資來源，也是附帶的目的。浙東及浙贛路東段戰況發展於敵天有利，敵飛機想打通浙贛路，都被阻於上饒附近。那時敵人有兩條路可走：一、由上饒追擊，二、戰區主要部隊及重要物資，由南昌出發，打浙贛西段，期於東西會師。敵人嘗試了第一條路，選擇了第二條路，雖然它得了部分成功，但至今鐵路並未全通，上饒東西仍有爭奪戰。敵人在這條路上所用兵力約共兩師團，此外有東北偽軍及敵人在淪陷區強徵民衆所編的偽軍，數目也不少，但他用於贛東贛縣的兵力不過一萬左右。敵軍之中，含有小日軍，進入贛東的敵軍都由南昌上來，據軍事當局的眼光，最初是爲了鞏固鐵路線上的佔領地，

同時打通臨川、東鄉、南城一線，阻止×戰區的我們向鐵路方面增援，這當然不難說敵人根本沒有侵入吉安企圖。事實上，敵人的每一個動作，往往都可能有幾種發展，大目標之中含有小目標，小目標之外藏有大目標，目標的取捨分合，全看他所遇的阻力大小，與自身力量大小的對比來決定。他在贛東的動作，也可以這樣去理解。他在崇仁、宜黃間的動作目的在搜擊我×軍的主力，崇仁、樟樹間的動作在搜擊我××軍、宜黃、南城間，目的在××軍。但他所到之處，我軍主力都避開了，他到處撲空，十分苦悶。據前線所得消息，在這方面敵人遭遇到兩重困難：第一是敵人南來的部隊有一半都染足疾，腫痛不能作戰。第二就是無法找到我們的主力，這自然是明顯的證據。但是另一方面敵軍一路由崇仁走樂安、永豐，一路犯樟樹、新淦威脅峽江，又明白有包圍吉安的態勢。無奈他師老力疲，人數不够，我道路破壞十分澈底，致使敵人不但不能運用動力化部隊，連騎兵都難於大量運用，以樟樹方面，敵人只能用幾百騎兵衝進來，又無步兵佔領，因此東西南北，四向奔突，變成了流竄性質。經我大軍一壓，不得不急流勇退。最近樟樹俘虜身上搜得文件，聲明因右翼感到壓力，不能不退，敵人筋疲力竭的苦況可以想見了。一讀此從上述情形看來，敵人在我軍強大壓力下，右翼已斷，於兩三天之內被迫放棄崇仁、宜黃和

南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現在敵人集結臨川，構築工事，似在久守。我軍進駐三江口，與敵隔壩河對峙，由北面扼住敵人後路。同時在南城、宜黃間有我軍新經補充的生力軍調達。

眼前的前方是沉寂無聲。——言談中亦在開玩笑。對「靜水無聲落風簾」——「靜水無聲落風簾」。

頃河兩岸，莫斯科中原正在緊張，敵人似乎在期待着，我軍似乎也是有所期待。颯颯秋風，爲時不久。要麼由莫斯科一聞風，要麼由雅庫士高會經中朝國商人傳言於熱河將士。其時

萬木屏風。暴雨如何？奔逐不去。鞦韆百疊。三乘車。常乃空。言與爾。不苦。不苦。

七、廿二寄。

五、蘇聯英雄軍人

仁以禦軍樹可大豐觀中

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

——記羅卓英將軍談話——

小雨。江水急流戲擺擺，奔逐下去，嘩嘩有聲，三乘車子沿江走着，有些顛頓，却不苦惱。

我在揣想將所要到的是怎樣一個地方，所要見的那些上高會戰中勝利的人物是怎樣的樣子。我幾乎看見他長得很高，有敏感的眼睛，神態是合乎三十多歲的年齡。這些想像不是沒有來由的，羅將軍上高會戰的兩片詩，至今還有幾句在我胸頭排盪。像「錦水銀沙落照紅」這樣的句子，是不很容易忘記的。當地又有人告訴我們，他只有三十七八歲。

車子走出街道，經過斜坡，繞過池塘，到了一片叢林面前。大樹環繞着一帶白粉牆，在無聲

的小雨裏面靜靜的站立着，粉牆下面兩個衛士，挺着槍，也是靜靜的站立着。昔日謝絕了人間的佛堂，今日有歷史在那裏選擇自己的方向，爲了叩問這個方向，我們在這裏見到了羅將軍。

完全和想像中的人物相反：羅將軍有顯示重量的身軀，濃長的眉毛下覆着威嚴深藏的眼睛，動作語氣全富於強烈的進取性和行動性。這是一位能和歷史發生不小關係的人物，年紀有四十七八歲。

我們的關心，很自然的首先集中於緬甸戰爭和印度局面那一邊，究竟英軍在緬有多少力量？他們的戰鬥力又是如何呢？

據將軍談：英軍在緬共有兩師一旅，緊鄰我軍右方的是印軍第十七師，裝備好，戰鬥力強，印度兵的犧牲精神及戰鬥意志都非常高，緊接印度軍右方的是英緬軍第二師，戰鬥精神和力量都比較印度軍爲弱。

關於我軍入緬以後兩軍的合作問題，外間業有許多傳聞，比如說我軍在緬所得的地圖都不合用，我軍部隊入緬所被指定的防區，使我們各國部隊往往不能聯絡策應，這些情形當然深滋國不

疑處。但是

羅將軍以爲兩軍的合作與聯絡上發生的問題，大抵都屬於技術方面，緬甸地大而軍隊

少，關於地理方面，情形不能十分明瞭，因此有時消息聯絡不能完全如時如願，不能視爲故意。

總之，兩軍協力作戰，重要點在於能够互相信仰；自從我軍不顧一切，赴援仁安羌英軍以後，雙方的互信已經強大增加。對於我軍的紀律嚴整，士兵的吃苦耐戰精神，不惜犧牲的德性，英軍自統帥部以至士兵都能確切相信。（赴援仁安羌一戰，我軍救出英軍七千人，新聞記者三四人，其中有常在中國的傑克貝爾頓君，汽車二百多輛，此外當退出緬甸時，英軍汽車常常陷入泥淖，我軍數百人到泥中去拖抬被陷的汽車，也給英軍以強烈的印象。）——據羅總部王主任談，（羅將軍又說，此次在印度與英統帥部會談，彼此都能開誠布公，彼此都承認真誠互信是合作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。互信的建立將使中、英、美、印四國在印度發揮極其強大的同盟國力量，這一點目前正在開始。

羅將軍這次到印度，就住在英印軍總司令魏菲爾之的家裏，對於魏菲爾能耐勞吃苦有很好的印象，我們可以想像魏菲爾對他的感覺也會是好的。兩雄的互信增加，是一個很有利的合作基礎。

細戰結束得快，我們可以推想許多原因：兵質，武器，戰略，戰術，或者都有些關係吧？羅